

# 《农奴泪》：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农奴泪》是由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的藏族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业余话剧”，丝毫没有影响演员们和观众们的观演热情。甚至，这一跨越了专业化演出的戏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获得了更为饱满、旺盛的生命力量。

《农奴泪》的排演是由克松村64岁的白玛云且老人和村里其他几个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一起筹划的。据说脚本来自上世纪60年代在西藏各地广泛上演的《赤来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的故事，但剧本已不慎丢失。这次演出是村里老人根据回忆拉出的故事梗概。演出人员中年纪最小的16岁，最大的42岁，全部来自这个村庄。尽管枯燥的走台、对词，让习惯了劳作的村民们有些陌生，但没有人叫过苦。他们夜以继日，从早到晚的排练热情中夹杂着从父辈那里汲取的情感。扮演赤来多吉的白玛云且老人和其他几位经历过新旧时代的同龄人一起，组成了一个主创小组，用他们看见、听见、甚至是亲身经历的故事，自编、自导、自演了控诉旧西藏黑暗统治的话剧《农奴泪》。

舞台上，管家对农奴不分青红皂白的随意毒打；饥饿难耐的农奴与庄园里的狗争食；各种酷刑草菅着农奴的生命……结束这种悲惨生活，山南地区克松村成为西藏第一个进行民主改革的村子，是西藏民主改革后第一个成立农村党支部的村庄，从而带动了整个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

## 1 走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刘彦君

了一遍又一遍，一招一式地模仿学习，直到把主人公的形象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饰演贵族的久美司卡经历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表演体验。在排练时间里，他每天7点就起床，除了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6点的规定排练时间外，他已在家也经常练习，嗓子哑了就拿上一颗喉片继续排练。全剧中，管家的戏份、台词是最多的，也是最难扮演的一个角色。饰演管家的普布多吉把每句台词每天至少背15遍，白天练，晚上练，就连睡觉说梦话也在说台词。与参演热情相比，观众们的观看热情显得更为高涨。观看现场披着节日盛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无数面彩旗、横幅挂满了街道两旁。藏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孩子们的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他们的表情跟着戏中人物的命运一起行进。当看到食不饱肚、衣不掩

体的农奴们手脚戴着镣铐，不分日夜地劳动，却不时挨骂被打时，他们哭在一起，当看到解放军解放了这些农奴，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时，他们笑在了一起。克松村今年82岁的西洛老人看完戏，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快解放时他也是农奴，他的父亲没有过一天“人”的生活，被农奴主当成会说话的工具，从一家卖到另一家，父亲先后被卖过6次。有时做事稍有不慎就会遭到鞭笞毒打，父亲最后也就因为这些原因早早去世。他说：“剧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这让我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已有一把年纪的村民仲多老人和许多观众一样，看演出时不停地擦拭满脸的泪水。仲多老人说：“话剧里演的是旧社会我父母那一代奴隶最为悲惨的苦难生活经历。我比父母幸运的是，当我开始长大的时候赶上了民主改革，逐渐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

活。”看演出时泪流满面的，还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山南地区职业技术学校高二学生白玛卓嘎说，不仅是他，还有他身边许多的同学都流泪了。可以说，这一活动，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证着一个民族的成长。

白玛云且说：“如果再不把这部话剧排出来，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就会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双重天的人才能产生的热爱。“我的爷爷是奴隶，受尽了苦，民主改革后，成为了村里的积极分子，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还参加了话剧《赤来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的演出，成了村里乃至整个西藏由农牧民自编自导自演话剧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和自豪。”扮演贵族的久美司卡如是说。或许，正是这种演者和观者同根同族的血脉情感，给了这个戏鲜明的定位和特色。因而，当那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当那首熟悉的歌曲“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回荡在演出场所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人们真切地体验并融入了这种巨大的炽热的集体情感之中。



翻身后的喜悦(《农奴泪》剧照) 李林摄

## 3 不忘血泪仇 永远跟党走

次多

庆祝“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时候，山南地区克松村的农民业余文艺演出队的话剧《农奴泪》公演了，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话剧《农奴泪》讲述了农奴赤来多吉三代人的命运如此悲惨，就像剧中所唱的那样：天上的飞禽中，鸟儿是最小的；世间的生灵中，农奴是最悲惨的。当他们的生活到了绝望边缘的时候，西藏和平解放的曙光出现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为民做好事，克松村的农奴心中燃起了希望。当年被迫逃离克松村的康珠身穿解放军军装回到了克松老家。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三座大山”被推翻，千年的枷锁被砸碎，农奴翻身得解放。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喜悦，在农奴赤来多吉后代的脸上流露。

这场话剧是克松村村民自编自演的。他们在克松村露天广场上登台演出的时候，尽管没有灯光舞美的陪衬，没有音乐声效的烘托，但是，当舞台上的幕布打开，演员们开始

表演的时候，观众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舞台，心情随剧情起伏跌宕。世代生活在克松村的农民们，从演员们的表演中看到了他们自己和父辈们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所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也看到了共产党、毛主席是百万农奴的大救星，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农奴，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个铁打的事实，打动了台下的观众，这样的事实本身已经超越了艺术的感染力。

在即将迎来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话剧《农奴泪》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0年前，百万农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60年中，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生活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人们的亲身经历，话剧《农奴泪》恰好再现了真实的历史。话剧《农奴泪》，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只有共产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有新中国，西藏人民才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

## 4 感动与沉思

刘志群

正当西藏人民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吉祥喜庆时刻，我有幸观看了山南乃东县克松居委会农民文艺队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农奴泪》，该剧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典型意义让我感到激动，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这个西藏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业余话剧”本身，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意义的典型案例，它是通过新旧西藏社会历史变迁凝聚到一个特殊村庄及其主人翁的自我呈现。

该剧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反映了克松庄园的农奴赤来多吉一家三代人的苦难命运以及终于获得解放的过程。

在新西藏，克松村是“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也是第一个成立党支部的农村。20世纪60年代末，在党支部的策划下组织翻身农奴及其子女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旧社会的苦》，也称为《赤来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的故事》。1968年至1976年，该剧在西藏广大农牧区进行了多次演出。2010年12月，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克松居委会重排了这部话剧。

2011年3月，重排成型后更名为《农奴泪》，在克松居委会进行了首场演出。接着开展了山南地区巡演，目前已演出16场。因此，这个话剧应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农民自我教育，以及在新西藏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通过从旧西藏走过来的老人讲述，自觉接受教育的产物，从产生至今已延续了半个世纪。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过去的岁月中西藏百万农奴隐忍了千年，终于爆发自心灵深处那含着血泪的呐喊：“我们要人身自由！我们要自己的土地和牛羊！我们要报仇海深仇！我们要打倒领主老爷！我们要当家做主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今的克松村农民根据自己在新西藏的幸福生活和旧西藏农奴苦难生活的感受和对比，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质朴而真挚的表达：“要是没有天上的云彩，就没有甘露般的雨水，要是没有大地的温暖，禾苗无法生长，要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百万农奴不能得解放。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是江姐的誓言，也是她的战友们的誓言。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也可以说，《红岩》是一部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理想和信念而忘我奋斗的英雄主义的颂歌。小说中所表现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两种政治信念和两种精神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敌人尽管猖狂一时，最后却是一败涂地。在小说临近结尾处，有这样一个细节：阴险残暴、外号“毒蛇”的老特务头子徐鹏飞，在对许云峰用尽一切手段全部失效之后，听到外面传来的炮声，知道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为掩饰恐惧和绝望，忽然灵机一动，在牢房里诡诈地对许云峰说：“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我永远活在此地，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许云峰微微一笑，看着这野驴蹄的恶鬼，反问：“你此刻的内心，又是如何呢？”真是妙极了！这些罪恶的刽子手到死也不会明白，他们的末日只能是万劫不复，遗臭万年；而许云峰和江姐，以及所有为人民利益而死的英烈，将和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一起，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们将“在烈火中永生”！

《红岩》是以革命信念和忠诚铸成的精神高地，它将和它所颂扬的那些英雄一起让后来者纪念、仰望。

重读红色经典  
——纪念建党90周年

## 2 勿忘农奴血泪 珍惜幸福生活

汪 璐

正如话剧《农奴泪》发起人之一白玛云且所说，编排《农奴泪》是希望通过真实的故事，让人们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不忘历史；让广大农牧民特别是青少年懂得爱国主义，珍惜民族团结，这也是所有翻身农奴的心声。

《农奴泪》全剧分9场，逐一再现了曾在克松庄园做差巴的奴隶们极为悲惨的生活场景，也表达了翻身得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人身获得自由的喜悦心情。剧中26名演员全部来自克

松村居委会，他们自己准备了服装、镰刀、背篓、油壶等道具。他们有的演自己的先辈，有的演自己，可无一例外是他们熟知的记忆。他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让历史在舞台重现，正是为了让大家以史为鉴，告诫人们勿忘过去，珍惜现在。

1959年3月28日，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获得解放。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

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个纪念日之所以受到人民拥护，是因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了50多年来西藏民主政治建设开天辟地，经济发展的巨大飞跃；感受到了民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感受到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农奴泪》由昔日的翻身农奴自己排演，对纪念西藏民主改革更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昔日的农奴主大庄园成了克松居委会，曾经的农奴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充分享受着西藏改革发展的成果，为西藏的繁荣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成败萧何》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是继续探索历史剧创作的新思维，又激发麒派艺术风格的生长性。

专家们对该剧艺术创作上的特色进行了重要研讨。徐晓钟指出，该剧传递了剧作家对历史审视的新角度，同时，演员的唱做也有好的成就，如陈少云扮演的萧何，安平扮演的韩信。萧何挡驾一段戏展现了精彩的身段美，演员有相当的功力。舞台造型高雅大气却不奢侈豪华。场与场衔接紧凑等，都是《成败萧何》在编导、表演艺术上的成就。

“上京现象”也成为研讨的重要话题。康式昭、徐培成指出，上海京剧院在剧目选材、人才培养、市场运作、培育观众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上京现象”证明：民族艺术是辉煌的，是值得人们重视、保护的。

## 《成败萧何》的时代意识

本报记者 刘 茜

殊荣授予上海京剧院创作的京剧《廉吏于成龙》。在中国戏曲学会奖这一奖项中，上海京剧院“连中三元”是创纪录的。

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在大体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重构了刘邦铲除功臣韩信的故事，并通过萧何形象的全新塑造，以现代文化立场和叙事方式揭示了历史潮流中个体生命的无奈，从而做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的新解读。该剧遵循京剧表演艺术的舞台规律，充

分展示“麒韵韵味”的行当流派特点，专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人文思考、人性深度的力作。研讨会上，龚和德将该剧与麒派开创新作《萧何月下追韩信》进行了如下对比：同以萧何为角色，一为喜剧一为悲剧；从剧目品格来说，一属传统一属现代；从表演艺术来说，一为麒派艺术的开创性作品，一为麒派艺术风格的传承性作品。然而这个传承是包含着变化的。变化来自演员的禀赋、才艺，也来自剧目的内涵和演出风格。故而，

### 动态

#### 专家研讨李辉诗歌

本报讯（记者高昌）由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李辉诗歌研讨会于6月20日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十楼会议室召开。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和梁鸿鹰、张同吾、孙德全、艾克拜尔·米吉提、王山、格非、朱先树、朱晖等40余人出席会议，并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李辉诗选》和《诗刊》2011年6月上半月刊发表的李辉诗歌作品进行了深入中肯的研讨。

与会领导和专家认为，李辉的诗是语言的艺术，却不是

华而不实的文字游戏；是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观照，而不是停留在世界表面的浮光掠影；表达生存历程的欢乐与忧郁，却不是虚张声势的喧哗和呻吟；时刻体现博大的人文关怀，而又避免了对事物概念的夸夸其谈。他的诗歌是一种行走在大地上的、满怀深情的诗行，像太阳喷薄前的晨曦，稀薄但有着无限的穿透力。与会者呼吁诗人们关注现实，多写一些朴实真挚、真正打动人心的好作品。

李辉是山东滨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诗歌作品入选多种版本和年选。

#### 诗词创作与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诗国社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全国诗词创作与发展论坛日前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王定烈、岳宣义、贺茂之、赵铁信、陈飞龙、洪深生、何火任、朱先树等有关领导和嘉宾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130多位诗词家出席了会议。本届论坛以“为了诗国的荣耀”为主题，分别举行了高峰论坛、百家诗人创作演讲和诗歌吟诵会等活动。

（巴灵一）

## 令人仰望的精神高地

### ——重读长篇小说《红岩》

阎焕东

前他们是地下党员，其中罗广斌更是由小说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介绍入党的，后因叛徒出卖被捕，二人均被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重庆解放前夕越狱脱险。对于集中营里共产党人的无畏斗争和敌人的凶狠残暴，他们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不仅如此，解放后他们又作了深入调查，曾搜集、整理了100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并整理、写作了300位烈士的小传，在此基础上于1956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他们才正式投入小说的创作，先后写了近300万字的手稿，差不多相当于3部《红楼梦》的数量，又经过五六次的大改和返工，到1961年，终于将《红岩》呈献给读者。

有上述这一切垫底，就充分保证了《红岩》这部小说作为历史实录的艺术真实性和不朽价值。鲁迅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红岩》所表现的，正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和战士的“真的声音”，是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战斗呐喊。它之所以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原因也就在这里。

《红岩》是一部用烈士鲜血写成的英雄史诗。作者以昂扬的激情和壮美的色彩塑造了众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英雄群像，歌颂了他们

为人民解放事业勇往直前、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以及他们面对强敌无畏不惧、巧妙周旋并克敌致胜的大智大勇。这是一个战斗集体，这个集体以狱中党组织为核心，包括来自不同战线的革命者，年纪和经历各自不同，但个个对党无限忠诚，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在危难中关爱同志，勇于牺牲。他们个个都称得上是英雄。在他们当中，许多优秀的革命者最后牺牲了，但他们的刚强和气概，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震慑了敌人，令群魔丧胆。在这些英烈之中，最突出最感人的无比坚贞和纯洁的党性，可谓冰清玉洁，无私无畏。毛泽东所说的“一个纯粹的人”用在她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在赴华蓥山途中，猛然看到城头上悬挂的丈夫的头颅，这个打击对她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但她忍住了眼泪，咬紧了牙关，默默地离开。为什么呢？因为她心里装着更大的爱，更高的使命，这需要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忠勇！在监狱里，面对敌人的酷刑，她平静地说：“你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之后便默无一言，直到昏厥，令人一筹莫展，这又需要何等的坚韧、何等的刚强！临刑前，她从从容容地梳理好头发，换上被捕时穿的那件蓝色旗袍，又披上那件红色的绒线衣，轻轻抚平旗袍上的褶皱，对着敌人的枪口，脸上是那么平静，这就叫从容就义，这就叫视死如归！试想，这样的时候，在她的心里该汹涌着何等强大的精神力量！

江姐有一句话：“如果需要为共产党